

深度聚焦

琉球的伤口,至今仍在作痛。

近日,日本《赤旗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加之去年发布的冲绳居民疏散计划,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正将琉球群岛划定为冲突预设区域,琉球人民可能再次被迫沦为日本政府不当行为的“炮灰”,曾经的历史悲剧是否将重演?那段关于掠夺、歧视以及人权侵犯的历史创伤再度被揭开。

溯源:主权丧失的历史经纬

琉球历史上曾是一个独立王国。首里城、今归仁城、座喜味城、胜连城、中城城,以及识名园、玉陵、园比屋武御岳石门和斋场御岳等琉球王国时期的遗迹保存至今,并于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872年,日本单方面宣布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划归日本外务省管辖。1879年,日本废除琉球藩并将其一分为二,琉球北部数个岛屿并入鹿儿岛县,余下岛屿被冠以“冲绳县”称呼。日本对琉球王国主权的剥夺,既没有与琉球签订有关国家主权的条约,也公然违背19世纪获取领土主权的国际法规定。

1878年,琉球王国曾试图向国际社会求援,派遣官员毛凤来和马兼才抵达日本东京,向西方驻日各国公使递交诉状。1879年后,大量琉球人流亡中国开展“复国运动”,向清政府递呈请愿书,要求清政府就琉球问题向日本交涉。在中国秘密求援数年的琉球王国“紫巾官”向德宏曾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下:“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虽糜身碎首,亦所不辞!”

1880年,琉球使臣林世功在清政府总理衙门前自杀殉国。同年,日本在与清政府谈判中提出“分岛改约”,妄图以琉球南部部分岛屿领土,换取清政府承认其吞并琉球的合法性,以及在华最惠国待遇等遭到拒绝。此后,清政府受制于国内积贫积弱,再未能就琉球问题与日本开展正式谈判。

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上,同盟国曾讨论战后琉球归属问题,《开罗宣言》中“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的原则无疑适用于琉球。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进一步界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将琉球从日本剥离。日本在投降书中明确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1946年,盟军司令部向日本政府发布第677号指令,要求日本停止对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群岛等行使政府权力或行政权力。由此可见,琉球问题的处理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然而,上世纪50年代,出于冷战战略考虑,部分西方国家与日本单独签订解决战后日本领土及国际地位问题的“旧金山和约”。这一文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规定琉球群岛等岛屿由美国作为唯一管理当局进行管理,并应被“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此后,美国逐渐放松对日本向琉球岛内施加影响的管制,于1953年和1968年先后将奄美群岛、南方诸岛施政权交予日本。1971年,美日签订协定,又将琉球诸岛和大东诸岛施政权移交日本。这一系列交割均未获得联合国及相关国家批准,严重侵蚀了战后国际秩序有关琉球问题的既定安排。

绞杀:妄图抹去琉球的印记

近代以来,日本打着“近代化”的幌子,行“日本化”同化之实,妄图用法律、教育、风俗改造等手段,彻底抹去琉球的文化印记,将那些刻在琉球人姓名、语言、服饰、风俗里的民族基因连根拔起,再强行嵌入“日本色”,使之适应日本的统治需求。

以语言教育为例,日本政府禁止当地学生在校说琉球语,从1907年起更是在琉球中学教育中引入“方言札”制度。有学生在公开场合使



用琉球语,便被强行挂上写有“方言札”的牌子以示羞辱,直到下一个说琉球语的人被发现来替代他为止。这种公开羞辱,让琉球语在半个多世纪里不仅被边缘化,更被污名化为“落后、不文明”的象征。

日本还通过虚构并大力宣传“日琉同祖”起源神话等历史叙事,着力重塑琉球历史,构建琉球人对日本历史的认同。为了炮制“日琉同祖论”,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机构不惜从琉球岛内盗掘当地人遗骨,从事所谓“学术研究”。这一卑劣行径直至2017年才被《琉球新报》揭露。日本政府强化实施《教育敕语》,大力推行对琉球人的“皇民化”教育,强化其臣民意识。1890年《教育敕语》颁布后,琉球岛内学生与教职员在上学或放学时都要朝“奉安殿”方向行礼,以表达对日本天皇的敬意。

日本吞并琉球后,不仅在文化上进行绞杀,还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筑起一道道歧视高墙,让琉球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二等公民”。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在作品中饱含悲愤地写道:“即使局限在‘琉球处分’之后的冲绳近现代史,本土日本人关于冲绳以及冲绳人的堆积如山的观察和批评中,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的确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歪曲和错误,这无疑是对冲绳的歧视。”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与《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相继颁布,冲绳县被排除在选举权适用范围之外。琉球自由民权论者谢花昇等人发起争取选举权运动,但最终归于失败。更令人愤慨的是,1898年,尚未获得选举权的冲绳人就被强行纳入征兵令,无数琉球青年被迫走上战场,却连基本的政治权利都无法享有。

1903年在大阪召开的第五次日本“劝业博览会”上,一场充满歧视的展览引发了琉球人的愤怒。会场附近的“学术人类馆”展区里,两名琉球女性被强制安置在茅草屋中,一名手持鞭子的男子站在一旁,用“这东西”“土人”等侮辱性词语向围观者解说。日本历史学者真荣平房昭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馆事件’表明,冲绳人一直是本土日本人‘异样眼神’注视下的‘他者’,而他们内心也认为自己是有别于日本人的‘冲绳人’。”

屠戮:苦难从未真正地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冲绳战役,成为日本对琉球人长期压迫的爆发,一次次人权灾难在这片土地上惨烈发生。当美军即将登陆冲绳的消息传来,日本立即动员当地所有16至60岁身体健康的男女居民全部入伍,并将岛上所有学校的学生编入各作战部队,使他们沦为战争机器的炮灰。

这场战役中,46万琉球人中有12万人丧生。死亡的真相远比数字更令人窒息——许多人并非死于美军炮火,而是被日军依据“任何说冲绳语的人都要被当作间谍加以惩罚”的命令而处决,或受日本统治者的欺骗或恐吓被迫自杀。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1960年整理的资料,揭开了日军残害琉球儿童的历史真相:11483名14岁以下的琉球儿童在冲绳战役中殒命,其中近90%是因为日军要为士兵腾出作战空间,被强行从避难洞穴中拖拽而出,暴露在枪林弹雨之中丧生,还有约300名琉球儿童成为日军“强制集体自杀”政策下的牺牲品。

已故琉球新报社社长池宫城秀意曾痛

民族的伤口与未竟的正义

琉球跨越百年的苦难与抗争

唐永亮

图①:琉球当地民众在和平祈念公园内祭奠冲绳战役死难亲属。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图②:冲绳宜野湾市民在普天间基地附近举行和平游行,要求减轻因美军驻军而承受的负担和困扰。

资料图片



陈:“冲绳战役的悲剧,在于无数非战斗人员——像姬百合学生队、铁血勤皇队、防卫队中的普通民众、学生,被日军强征入伍,送上必死的战场。”现今,那霸市东南的姬百合和平纪念馆,静静诉说着冲绳师范学校和冲绳县立第一女子高中的220多名女学生的遭遇:她们被日军守备队强令前往南风原陆军医院,护理伤员、掩埋尸体。败局已定时,日军残忍地强迫这些女学生集体自杀,136条年轻的生命在花季殒灭。

1945年1月,日军第9师团转移至中国台湾后,将琉球当地中学生和师范学校学生编组成学生队。低年级学生被迫学习架设电话线、操作发电机,高年级学生被编入铁血勤皇队,作为直接战斗人员接受训练。这支约1600人的学生队,最终半数战死。在“最后的要塞”弁岳战役中,日军将学生队编成小分队,命令每个人身背炸药,冲向美军军车实施“肉弹攻击”——这些本该在课堂读书的少年,最终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

位于谿谷村的奇比奇里洞穴,是天然形成的钟乳石洞,当时成了人间炼狱。1945年4月,约140名当地民众躲进洞穴避难,日军不断向他们灌输“被俘即遭凌辱虐杀”的谣言,威逼他们“集体自决”。最终,83人在此殒命,其中60%是天真无邪的儿童,他们的哭声被黑暗吞噬,只留下洞穴岩壁上无法抹去的血泪印记。

除了屠杀与自杀,性暴力的阴影同样笼罩着战争中的琉球。据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加文·麦考马克与日本资深媒体人乘松聪子统计,当时的琉球及周边岛屿,建有超过130个由琉球、日本和朝鲜妇女组成的“慰安所”。日军对琉球当地女性频发的性犯罪,成为幸存者心中永远

无法愈合的创伤。

战争结束并未给琉球带来安宁,驻日美军基地的存在,让琉球人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生存困境,而日本政府的纵容与漠视,更将这种苦难推向深渊。冲绳大学教授新崎盛晖生前一针见血地指出:“冲绳人遭受的结构性歧视,根源在于日本政府将日美关系的矛盾转嫁给冲绳。”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D·埃尔德里奇也直言,冲绳基地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扣”,它将琉球人的精力死死捆绑在反基地斗争中,却因这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日本《朝日新闻》曾刊文指出:“离日本国宪法最遥远的地方,无疑就是冲绳。”从二战时期的屠杀、强制自杀、性暴力,到战后基地的噪声污染、环境污染与恶性犯罪,琉球人的苦难从未真正落幕。

呐喊:一场仍在继续的抗争

面对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1972年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琉球人不再沉默,他们以坚韧的意志对强权说“不”,向国际社会发出寻求公正的呐喊。

这场抗争运动双线并行,既立足本土抗议,又积极拓展国际空间。2019年2月,冲绳县举行全县“公投”,超过70%的民众明确反对边野古美军新基地建设——一张张反对票,凝聚着琉球人对土地的热爱,成为向外界展示民意的有力宣言。在国际舞台上,琉球全力争取舆论支持;开设英文官方主页,将沉重现状全方位呈现给世界;持续在联合国各机构发声,从翁长雄志到玉城丹尼,冲绳县知事曾站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讲台,字字泣血地控诉当地人权遭受的粗暴侵犯,让琉球的苦难被更多国家听见。

支撑这场持久抗争的,是琉球人深入骨髓的“灵魂的饥饿感”。这个充满痛感的词,出自时任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2015年12月2日的法庭陈述。他字字铿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冲绳县民众都未能得到过自由、平等、人权和自决权——我将这称为‘灵魂的饥饿感’。”这份对基本权利的渴求,成为琉球人抗争不息的精神内核。

自1996年起,百余名琉球人以原住民族身份走进联合国各类委员会为自身权益辩护,将琉球人面临的民族歧视、人权压迫等问题诉诸国际社会。2008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建议日本政府承认琉球人为原住民,并保护其土地、文化遗产、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在官方教育中传授自身文化与历史的权利。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6种琉球语言列入世界濒危语言图谱。2010年,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更进一步,直指军事基地在琉球的集中存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种族歧视。

2025年,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函,严厉指出日本政府在推进边野古基地建设等事务中,未与琉球原住民充分协商,严重侵犯了当地民众的健康权、环境权与自治权,要求日方立即停止施工并重启对话。截至目前,联合国各类委员会已多次明确敦促日本政府承认琉球人原住民身份,但日本政府始终置若罔闻。

琉球问题的背后,交织着历史殖民、民族歧视、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其解决之路注定漫长而艰难。但琉球人从未放弃,他们以“灵魂的饥饿感”为驱动力,在本土抗议与国际发声的双线战场上持续突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作为关乎东亚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议题,琉球问题的未来走向,值得全世界高度关注。琉球人等待着一个迟到却公正的答案,他们对自由、平等与自决权的执着追求,也终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



图③:1945年4月17日拍摄的因战乱躲藏在山中的琉球平民。

资料图片

图④:首里城等琉球王国时期遗迹于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资料图片

图⑤: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资料图片



本版责编:韩秉宸 白紫微
版式设计:蔡华伟

